

##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

宋子賢 胡僧 祖珍儉 葉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儼 劉靖妻 鼎師 李慈德 葉法善 羅公遠 北山道者 東明觀道士 東岩寺僧 荊術士 梵僧難陀 太白老僧

## 宋子賢

隋煬帝大業九年，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。每夜樓上有光明，能變作佛形，自稱彌勒佛出世。又懸鏡於堂中，壁上盡為獸形。有人來禮謁者，轉其鏡，遣觀來生像，或作蛇獸形。子賢輒告之罪業。當更禮念，乃轉人形示之。遠近惑信，聚數千百人，遂潛作亂。事泄。官捕之。夜至，繞其所居。但見火坑，兵不敢進。其將曰：「此地素無坑，止妖妄耳。」及進，復無火，遂擒斬之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## 胡僧

唐貞觀中，西域獻胡僧。咒術能死人，能生人。太宗令于飛騎中取壯勇者試之。如言而死，如言而生。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。奕曰：「此邪法也。臣聞邪不犯正，若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」帝召僧咒奕，奕對之無所覺。須臾，胡僧忽然自倒，若為所擊，便不復甦矣。（出《國朝雜記》）

## 祖珍儉

唐咸亨中，趙州祖珍儉有妖術。懸水甕於樑上，以刀砍之，繩斷而甕不落。又於空房內密閉門，置一甕水，橫刀其上。人良久入看，見儉支解五段，水甕皆是血。人去之後，平復如初。冬月極寒。石臼冰凍，咒之拔出。賣卜於信都市，日取百錢，蓋君平之法也。後被人糾告，引向市斬之，顏色自若，了無懼，命紙筆作詞，精采不撓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葉道士

唐陵空觀葉道士，咒刀。盡力斬病人肚，橫桃柳於腹上，桃柳斷而肉不傷。後將雙刀砍一女子，應手兩段，血流遍地。家人大哭。道士取續之，噴水而咒。須臾，平復如故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河南妖主

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方西坊，皆有胡妖神廟。每歲，商胡祈福，烹豬殺羊，琵琶鼓笛，酣歌醉舞。酬神之後，募一胡為妖主。看者施錢並與之。其妖主取一橫刀，利同霜雪，吹毛不過。以刀刺腹，刃出於背，仍亂擾腸肚流血。食頃，噴水咒之，平復如故。此蓋西域之幻法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梁州妖主

唐梁州妖神祠。至祈禱日，妖主以利鐵，從額上釘之，直洞腋下，即出門。身輕若飛，須臾數百里。至西妖神前，舞一曲，即卻至舊妖所，乃拔釘，一無所損。臥十餘日，平復如初。莫知所以然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明崇儼

唐明崇儼有術法。大（大原作文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帝試之，為地窖，遣妓奏樂。引儼至，謂曰：「此地常聞弦管，是何祥也？卿能止之？」儼曰：「諾。」遂書二桃符，於其上釘之，其聲寂然。上笑，喚妓人問，云：「見二龍頭，張口向下，（下原作上。據明抄本改。）遂怖俱不敢奏樂也。」上大悅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劉靖妻

唐蜀縣令劉靖妻患。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：「須得生龍肝，食之必愈。」靖以為不可得。儼乃書符，乘風放之上天。須臾有龍下，入甕水中，剔取肝，食之而差。大（大原作文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帝盛夏須雪及枇杷、龍眼子。儼坐頃間，往陰山取雪，至嶺取果子，並到。食之無別。時瓜未熟，上思之，儼索百錢將去。須臾，得一大瓜。云：「緜氏老人園內得之。」上追老人至，問之；云：「土埋一瓜，擬進。適看，（看原作賣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唯得百錢耳。」儼獨臥堂中，夜被刺死，刀子仍在心上。敕求賊甚急，竟無蹤緒。或以為儼役鬼勞動，被鬼殺之。孔子曰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信哉！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鼎師

唐則天朝，有鼎師者，瀛博野人，有奇行。太平公主進，則天試之。以銀甕盛酒三斗，一舉而飲盡。又曰：「臣能食醬。」即令以銀甕盛醬一斗，鼎師以匙抄之，須臾即竭。則天欲與官。鼎曰：「情願出家。」即與剃頭。後則天之復辟也。鼎曰：「如來螺髻，菩薩寶首。若能修道，何必剃除。」遂長髮，使張潛決一百。不廢行動，亦無瘡痍，時人莫測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李慈德

唐大足年中，有妖妄人李慈德，自云能行符書厭。則天於內安置。布豆成兵馬，畫地為江河。與給使相知，削竹為槍，纏被為甲，三更於內反。宮人擾亂，相投者十二三。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裡聲叫，領兵斬關而入，殺慈德闖豎數十人。惜哉，慈德以厭為容，以厭而喪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葉法善

唐孝和帝，令內道場僧與道士，各述所能，久而不決。玄都觀葉法善，取胡桃二升，並殼食之並盡。僧仍不伏。法善燒一鐵鉢赫赤，兩手欲合老僧頭上。僧唱賊，袈裟掩頭而走。孝和撫掌大笑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羅公遠

唐道士羅公遠，幼時不慧。遂入梁山數年，忽有異見，言事皆中。敕追入京。先天中，皇太子設齋，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，太子靳固不與。遠曰：「少時自取。」太子自封署房門。須臾開視，器物一無所見。東房見封閉，往視之，器物並在其中。又借太子所乘馬，太子怒，不與。遠曰：「已取得來，見於後園中放在。」太子急往歷上檢看，馬在如故。侍御史袁守一，將食器數枚，就羅公遠看年命，奴擎衣袱在門外。不覺須臾，在遠公衣箱中。諸人大驚，莫知其然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北山道者

唐張守珪之鎮范陽。檀州密雲令有女，年十七，姿色絕人。女病逾年，醫不癒。密雲北山中有道者，衣黃衣，在山數百年，稱有道術。令自至山請之。道人既至，與之方，女病立已。令喜，厚其貨財。居月餘，女夜臥，有人與之寢而私焉。其人每至，女則昏。及明人去，女復如常。如是數夕，女懼告母。母以告令。乃移床近己，夜而伺之。覺床動，掩焉，擒一人，遽命燈至，乃北山道者。令縛而訊之。道者泣曰：「吾命當終，被惑乃爾。吾居北山六百餘載，未常到人間，吾今垂千歲矣。昨蒙召慰，所以到縣。及見公女，意大悅之，自抑不可，於是往來。吾有道術，常晝日能隱其形，所以家人不見。今遇此厄，夫復何言。」令竟殺之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東明觀道士

唐開元中，宮禁有美人，忽夜夢被人邀去，縱酒密會，極歡而歸，歸輒流汗倦怠。後因從容奏於帝，帝曰：「此必術士所為也。汝若復往，但隨宜以物識之。」其夕熟寐，飄然又往。美人半醉，見石硯在前，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。寤而具啟。帝乃潛以物色，令於諸宮觀中求之。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，手文尚在，所居道士已遁矣。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#### 東岩寺僧

博陵崔簡少敏惠，好異術。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，使役神物，坐通變化。唐天寶二載如蜀郡。郡有呂誼者，遇簡而厚幣以遺，意有所為。簡問所欲，乃曰：「繼代有女，未嘗見人，閨帷之中，一夕而失。意者明公蘊非常之術，願知所捕，瞑目無恨矣。」簡曰：「易耳。」即於別室，夜設幾席，焚名香以降神靈。簡令呂生伏劍於戶，若胡僧來可執之求女，慎無傷也。簡書符呵之，符飛出。食頃間，風聲拔樹發屋。忽聞一甲卒進曰：「神兵備，願王所用。」簡曰：「主人某日失女，可捕來。」卒曰：「唯東山上人，每日以咒水取人，得非是乎？」簡曰：「若然，可速捕來。」卒去，須臾還曰：「東山上人聞之駭怒，將下金剛伐君，奈何」簡曰：「無苦。」又書符飛之。倏忽有神兵萬計，皆奇形異狀，執劍戟列庭。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，長數十丈，張目叱簡兵。簡兵（兵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俯伏不敢動。簡劍步於壇前，神兵忽隱，即見金剛駭（明抄本駭作走。）矣！久之無所見。忽有一物，豬頭人形，著豹皮水襪，云：「上人願起居仙宮。」簡踞（踞原作路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坐而命之。紫衣胡僧趨入。簡讓曰：「僧盜主人女，安敢妄有役使！」初僧拒詐。呂生忽於戶間躍出，執而尤之。僧迫不隱，即曰：「伏矣！貧道行大力法，蓋聖者致耳，非僧所求。今即歸之，無苦相逼。向非仙宮之命，君豈望乎？願令聖者取來。」俄頃，見豬頭負女至，冥然如睡。簡曰：「宜取井花水為桃湯，洗之即醒。」遂自陳云：「初睡中，夢一物豬頭人身攝去，不知行近遠，至一小房中，見胡僧相凌。問何處，乃云天上也，便禁閉無得出。是夜。有兵騎造門，豬頭又至，云：崔真人有命。方得歸。然某來時，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，有三指跡，若以此尋可獲。」呂生厚遺簡，而陰求僧門所記。餘數月，游東岩寺，入曲房，忽見指跡於門右扇，遽追之，僧宿昔已去，莫知所之。寺與呂生居處，可十里有餘耳。（出《通幽記》）

#### 荊術士

唐大歷中，有荊士從南來，止於陟圯寺。好酒，少有醒時。因寺中大齋會，人眾數千，術士忽曰：「餘有一技。可代抃（抃原作祚。據明抄本改。）瓦礫珠之歡也。」乃合彩色於一器中，驛步抓目。徐祝數十言，方飲水再三，嘖壁上。成維摩問疾變相，五色相宜，如新寫，逮半日餘，色漸薄，至暮都滅。惟金粟綸巾鷲子衣上一花，經兩日猶在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## 梵僧難陀

唐丞相魏公張延賞，在蜀時，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，入水火，貫金石，變化無窮。初入蜀，與三尼俱行，或大醉狂歌，戎將將斷之。乃僧至，且曰：「某寄跡桑門，別有藥術。」因指三尼。「此妙於歌管。」戎將反敬之，遂留連，為辦酒。夜會客與劇飲，僧假禪襪巾幘。市鉛黛，飾其三尼。及坐，含睇調笑，逸態絕世。飲將闌，僧謂尼曰：「可謂押衙踏某曲也。」因徐進對舞，曳緒回雪，迅赴摩趺，技又絕倫也。良久，曲終而舞不已。僧喝曰：「婦女風耶？」忽起取戎將佩刀，眾謂酒狂，驚走，僧乃拔刀砍之，皆踏於地，血及數尺。戎將大懼，呼左右縛僧。僧笑曰：「無草草。」徐舉尼，三枝筇枝也，血乃酒耳。又嘗在飲會，令人斷其頭，釘耳於柱，無血。身坐席上，酒至，瀉入脰瘡中，面赤而歌，手復抵節。會罷，自起提首安之，初無痕也。時時預言人凶衰，皆迷語，事過方曉。成都有百姓，供養數日，僧不欲住，閉關留之，僧因走入壁間，百姓遽牽，漸入，惟餘袈裟角，頃亦不見。來日壁上有畫僧焉，其狀形似，日月漸薄。積七日，空有黑跡，至八日，黑跡亦滅，已在彭州矣。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## 太白老僧

大唐中，有平陽路氏子，性好奇。少從道士游，後廬於太白山。嘗一日，有老僧叩門，路君延坐，與語久之。僧曰：「檀越好奇者，然未能臻玄奧之樞，徒為居深山中。莫若襲輕裘，馳駿馬，游朝市，可不快平生志，寧能與麋鹿為伍乎？」路君謝曰：「吾師之言，若真有道者。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，何為張虛詞以自炫耶？」僧曰：「請弟子觀我玄妙之跡。」言訖，即於衣中出一合子，徑寸餘，其色黑而光。既啟之，即以身入，俄而化為一鳥，飛冲天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